

雙城記

何冀平

好一個文學院

比起香港的大學，地處南京郊區仙林的南京大學真是太大了，自看見南大的校門到居住的校內會議中心，車要開十多分鐘，一路上綠蔭掩映着高大的校舍，不知是否仿效中山陵，每座大樓正門前都有上百階寬闊台階，顯得很宏偉的同時也很難攀登。

白天的南大看不到什麼人，可能也是因為太大，一到晚上熱鬧起來，兩個幾層樓高的學生活動中心燈火通明，大小劇場全有演出，這在大學校區可不多見。走進一間黑盒劇場，裡面已經黑壓壓坐滿了人，等着觀看即將開演的話劇。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戲劇影視專業十分有名，學生自己編寫劇本，自己當導演，自己做演員，觀者也多是學生。

這一晚，演出的是已經畢業的學生朱宜的劇本《雜音》。故事發生在紐約，講述一個美國名牌大學藝術系畢業的中國女學生，在美國演藝界拚搏做演員的心酸曲折經歷，女學生在上海的父母，帶着大筆錢到美國，要為女兒在紐約買房子，同樣遭遇曲折。這兩條線的交錯，講述出留學生的狀況和艱難，年輕一代與父母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故事很現實，結構有意思，劇本成熟。演出者雖然只是業餘演

員，但整體很整齊，仔細一問，才知道這部戲已經在美國的百老匯演出了，年輕的女編劇不過三十出頭，戲中故事就是她自己的經歷。

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戲曲學專業有深厚的歷史傳統，1922年，曲學大師吳梅先生應聘來院授曲，在此後八十餘年中薪火傳遞。1939年吳梅先生去世，吳梅先生的弟子先後在此執教。上世紀50年代，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戲劇研究室，「文革」後，延請著名劇作家陳白塵先生出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並任戲劇研究室主任，帶出的學生李龍雲，以《小井胡同》成名。

1990年，中文系戲劇研究室更名為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在繼承傳統戲劇的同時，關注影視研究，戲劇理論家董健教授出任所長，繼承他的是現任文學院副院長呂啟平教授。這位戲劇理論界的高手，有膽量有幹勁，有理論重實踐，改變了學生只學不實踐的學院式教學，指導學生自己寫自己演自己導，戲劇不像小說，最終目的是展示在舞台上，學戲劇必須熟悉舞台，這是學習戲劇編劇最好的教學方式。2012年，在呂啟平教授指導下，一個學生寫出有關南大（前中央大學）歷史故事的戲劇《蔣公的面子》，一時掀起軒然大波。

此山

鄧達智

從剪紙到剪衫

1932年出生於廣東省化州，今年已高齡86歲的陳秋英先生，最近將多年孜孜不倦鑽研的剪紙藝術作品數百件捐獻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頗多粵港兩地朋友觀禮，見證這項中國民間藝術賜予香港，讓有心人得以分享的盛會。

秋英先生於1949年家鄉解放後，17歲參加解放軍，隨部隊長期駐守滇南邊境。1979年底從部隊轉業回廣東，1993年退休後，為求豐富晚年生活而開始學習和研究中國剪紙……1993年至1999年，雖說自小對美術特別偏愛，不過六個年頭，難估一位退休人士用上多少時間深層鑽研，才得出當年的藝術成績！

還以為秋英先生將剪紙技巧鍛煉了數十年；時為1999年，筆者準備2000年年初展示的時裝設計系列期間，與可說是我首個深交的廣州朋友——陳銳軍閒談問說起：入行有年，已過鑽研衣服外形，而是進入將布料改變成屬於自己原創的物料階段。銳軍與妻子陳紅雲當時任職媒體，然對文學、美術、攝影並舞蹈藝術尤為關注；能有這樣一對深刻文化修養的朋友溝通，在香港並不多見。當時銳軍告知他父親是退休人士，平素以鑽研剪紙藝術為生活上一大樂趣，何不與世伯溝通？

就這樣，獲得陳世伯秋英先生支持，將剪紙藝術轉移到布料、甚至並非非常製作衣服的面料上面，得出極獨特效果，尤其國境之南不同民族的外觀與生活、大自然風景轉移到時尚上面，將時尚與人文元素結合，得到非一般回響。那是一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系列，更是一趟不可多得的合作經驗。

二十多年下來，秋英先生將剪紙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好些作品在不同地方展示，也獲得非常高的評價。先後有百餘幅作品在各報章發表，並在廣州及昆明舉辦個人剪紙作品展。曾30多次在全國性的書畫與剪紙大賽中獲獎，其中20次獲金獎，成績斐然。2004年，20幅剪紙原作被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

這次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捐贈儀式，秋英先生台上發言，感覺他頭上、臉上都浮現出一抹淡淡光環，一種藝術家經歷深層文化修養而得着的氣場。



■陳秋英將數百件剪紙藝術作品捐獻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作者提供

發式

余宜發

亮起紅燈

昨天看了一個電視節目，內容主要給觀眾講述有關健康的資訊，而這一集的內容是講述生活習慣，包括：「睡眠時間、吃飯時間及工作時間」有沒有令身體正常運作。

其實我每逢看到這些有關健康的節目都很無奈，因為自己是一個通宵工作的人，日常的生活習慣跟別人不同，雖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同樣是通宵輪班工作，但只是佔少數，我相信他們會很明白我的處境。因為這個原因，身體機能往往比別人差，而這個節目提到一個重點，就是飲食方面，因為我們不規律的睡眠及工作時間，所以也令吃飯的時間不穩定，這個也是在娛樂圈工作的藝人經常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小時候常常聽到有很多藝人患上肝病，胃部情況也很差，而我已經幾年沒有去檢查身體，害怕有很多這種情況出現。

這個電視節目亦提到一點，經常不定時吃東西的人，出現胃部潰瘍及十二指腸潰瘍的情況機會很大，甚至有些人喜歡睡覺前吃很多東西，這個也是令我們胃部出現狀況的原因之一，嚴重的會引致胃癌，真的不容忽視。

其實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買一些有關保健的雜誌或書本，就好

像我每次去台灣旅遊的時候，每達到書店，也總會買一些回香港，因為覺得有時間的話，看看這些雜誌也能夠幫助自己對身體了解更多，便可以參考裡面的內容，多吃一些專家提議的健康食物，而且還可以學習如何改善自己不好的生活習慣，總會令自己可以有一個健康的體魄。話雖如此，我應該已經買了超過五十本這些保健雜誌，但沒有一本看完，有一些買回來之後放在書櫃裡更沒有再打開來看，你們不要學我這樣。

除了有點擔心自己的身體機能有異，胃部是其中一項，但我最近發現自己手有點抖震，可能這個就是亮起紅燈的身體反應。因為自己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曾經患上「甲狀腺高」的病況，要經常吃藥及驗血才能知道自己的指數有沒有降低或吃了藥之後有沒有回復正常。

而「甲狀腺高」的身體反應就是「手震、心跳很快及體重明顯下降」，早前自己就發現有其中一種病徵，可能真的需要找天去抽血檢驗。而當時也找不出原因，為什麼會患上這個病？但好彩地，自從回到香港這些日子，已經沒有再復發，但最近感覺到又有不少這些病徵，便有點擔心，希望只是偶爾出現的情況。

隨想

興國

填海知多少？

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已經展開，相信公眾都會表達自己對土地發展的看法和意見。得知諮詢展開後，我就想起唐代詩人杜甫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最後幾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從唐高祖李淵算起，到今天剛好是一千四百年。杜甫的理想，經歷了一千多年之後，依然只是一個理想。特別在香港，房屋問題一直困擾着市民，尤其是年輕一族。

最近看到一本由鄭寶鴻編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香港城區發展百年》，才了解香港原來是怎樣發展起來。其中的第二章「填海工程」，相信年輕人都會有印象，因為香港到目前還在進行填海，但對於什麼時候開始填海，最先填出的

土地是哪一區，相信都和我一樣，要看了這一章才比較清楚。

英國派駐香港的第七任港督，名叫堅尼地，他的任期從1872年4月到1877年3月，在任期間，除了倡議增加華人警隊外，最大的貢獻，相信是鄭寶鴻在書中說的，是「1875年開始的西環卑路乍灣填海」工程，這項工程於1886年才完工，「這個新區域被命名為『堅尼地城』，旋即成為新的華人居住區。」

香港靠填海獲得的土地，在十九世紀末葉就有不少，像現在中華遊樂會、中央圖書館和皇仁書院坐落的地方，就是自1880年開始填海的。九龍的新填地街，顧名思義，可知是填海而得，也是在這個年代填出來的。

在土地諮詢期間，建議大家不妨看看這本《香港城區發展百年》，多了解香港各個城區是怎樣發展出來的。

百家廊

鍾倩

查令十字街84號：愛書人的精神燈塔

一個真正的愛書者，會為找不到喜歡的書而苦惱抓狂，也會為失而復得的書欣喜若狂，更多的時候，則是處於困惑之中。我也有這樣的體驗，為了借閱《查令十字街84號》，我跑了兩所高校的圖書館，明明在館藏，卻怎麼也找不到；後又去公共圖書館，不是被別人借走，就是處於修復狀態。友人相勸，「網上買一本吧，不要為此傷腦筋了。」我還是不甘，回過頭來，再去高校圖書館「撿漏」，還是失望而歸。

借書的迫切就像愛情，擱淺一段時間後，我終於在市圖書館借得《查令十字街84號》，利用整個晚上閱讀，那種感覺奇妙極了。想想，奔波近兩年，才到手的書，怎能不珍視呢。海蓮，漢美，三十三歲的剩女，紐約窮作家，受不了紐約新版本書的昂貴，偶然機會在《星期六文學評論》刊登的廣告上獲知，英國有一家馬克斯與科恩書店，店主是古書商，專售絕版書，她便致信購書，道出自己的要求，「買不到而想讀的書、目前最想讀又遍尋不着的、而且每本書不高於5美元。」

從此，海蓮與書店書信來往二十餘載，購書、選書、論書，更讓我感動的是，因買書結緣建立的情愫，啟程赴英、拜訪書店最終成為未完成的心願，但是，凝結在「查令十字街84號」的深厚情感永存。或許有人以為，書信來往圍繞着書，時間久了會枯燥乏味，那絕對是一種誤讀。海蓮直率、幽默、有情，與書店工作人員成為親人。收到書後，海蓮經常大喜：一本《史蒂文森》，大呼漂亮迷人，一本精裝版合唱樂譜，喜歡得不行；只賣6美元的《大學論》，她覺得自己真是快受不了自己的；過生日收到詩集《伊麗莎白時期情詩選》；「三邊真像上金，心有靈犀前人冥冥共讀而感感於購，時而被耳提面命」；有些時候，她也很氣憤，痛斥起來頗指氣使。比如，寄書查無音訊，她直呼弗蘭克·德爾，「你該不是在玩捉迷吧？」轉而又說，「叫復活節兔子給你捎個蛋，希望它到時不會看到你已經慵懶而死了。」

對於有些被刪減的書，她難以容忍，爛書碎屍萬段，而卡圖盧斯氣得她滾下床，謾得佶屈聱牙。有一次她直言「汝等無賴」。撲

面而來的，是海蓮對書的摯愛，是精神的高貴，心靈的潔淨。1840年出版的《主人傳》，二百多年了，她痛斥前任書主「子孫不肖」；店主隨手用內頁當包裝紙、填箱料，她認為世道中落、萬劫不復，替被包在裡的書的作者約翰·亨利鳴不平，「主教閣下，斯文如此掃地，君豈信乎哉。」她的閱讀廣泛，又眼光獨到，《垂釣者言》裡的木刻版畫使她沉迷，「我們活在一個詭異的世界……這麼漂亮又能終生廝守的書，只須花相當於看場電影的代價就能擁有，上醫院做一副牙套卻要30倍於此。」

閱讀，就是與聖賢與古人對話，就是精神世界的遨遊。而買書的過程中，與書店產生的情感交集，亦是美好的、有趣的、難忘的生命體驗。海蓮看到鄰居的男友布萊恩在英國重建時期物資匱乏，每月供應一隻雞蛋，每個星期供應兩盎司肉，她便從海外採購食物給他們寄去，從天而降的食物包裹令他們萬分驚喜，火腿、雞蛋、牛舌罐頭，寄的時候，她經常為選擇生雞蛋還是乾雞蛋而糾結，她把他們視為一家人。

為了答謝海蓮，塞西莉的鄰居，年過八旬的獨居老人博爾頓太太，親手製作的愛爾蘭繡花桌布，「米黃色的底布上以手工繡着古典的花草圖案……全是各自不同顏色，濃淡有致的花兒」，當做聖誕節禮物送給海蓮，她興奮萬分，向女友炫耀。一次次收到珍貴的絕版書，她覺得這是不划算的聖誕禮物交換，「我送你們的食物很快吃光抹淨，你們送給我的禮物，卻和我朝夕相處，至死方休，我甚至還能將它遺愛人間而含笑以終。」這是多麼讓人艷羨的友誼啊，這是多麼叫人回味的書緣啊！後來，無意中得知他們去黑市上賣襪子換取乾燥藥，她委託在英國度假的瑪克辛送去四雙襪子，店裡沒有人，當大家看到襪子的時候，頓覺「隔海變戲法」。「一間活脫脫從狄更斯書裡頭蹦出來的可愛舖子，極目所見的全是書架，高聳直抵到天花板的深色古老書架」，就是這樣上演着動人的故事與佳話。

生活困頓，租房，冬天沒暖氣，海蓮沒有因此氣餒，更沒有因受挫而絕望。給電視劇寫劇本賺稿酬，還寫謀殺案，「我就寫發生

在古書店裡的謀殺案，你是演歹徒，還是扮刀下之魂？」她夢想着早一天赴約，「到時我會蹬着古董木梯，揮去你們書架頂層陳年污垢，順便也把你們的優雅端莊一併一掃而光。」店員們也是望穿秋水，等待「那位美國遊客」……海蓮的到來。工作不穩，她買書的腳步從未終止，看牙支出再次打碎她的夢想，「連牙齒都棄我而去了，總該給自己留點兒什麼」，讓人莞爾。拿到編劇獎助金後，她一如既往地選書，勤奮寫稿，只不過先詢問書價，再進行定奪。朋友在她的引導下喜愛上簡·奧斯汀，她決定送朋友一套完整的書，「如果是一整套的話，先讓我知道價錢，萬一太貴，我會叫她的先生分攤，我和他各選半套。」

如此買書，也是讓人敬意的。叫我印象深刻的，是處於困境中的海蓮，非常樂觀，無論是享受閱讀的精神愉悅，還是沉浸在分享閱讀的心靈富足，她的生活都是充實的，讓人嚮往的。她掛念着店員的情況，詢問諾拉，「告訴希拉和瑪莉（塞西莉的兩個女兒，希拉是教師，瑪莉已經訂婚），她們的小孩都將免費獲贈作者簽名的《少年歷史讀本》，這樣子應該能讓他們比較願意安定下來增產報國的了。」她從寫劇本轉向編兒童歷史教材。多少年後，查令十字街84號成為愛書人的聖地，儘管書店幾多變遷，可後人對書店的嚮往和閱讀的追尋，走向永恒，它就是人類共同的精神燈塔：「為了賤倫敦街景看了許多英國電影，我要去追尋英國文學」，所以，查令十字街84號也是文學的城堡，精神的坐標。「書店還在那兒，你們若恰好路經查令十字街84號，請代我獻上一吻，我虧欠她良多」，讀到書尾這句的時候，我的眼睛濕潤了。

書店裡的八位職員，先後有兩位去世，博爾頓太太也去了天堂，橡原巷37號的那間房間，卻永遠為海蓮空着，成為美麗的眺望。無論時代怎麼變幻，紙質閱讀都是美好的事情，書信來往都是溫存的記憶，就像諾拉在信中教給海蓮在布萊恩生日晚宴上做的約克郡布丁，「一籠高高鼓起、鬆軟細緻入口即化的特大號烤餅」，甜美，焦脆，又回味无穷。

古今談

范舉

俄電子戰使蠻牛型總統吃虧

特朗普是一個蠻牛型美國總統，為了嚇唬對手，照例要出動美國的航空母艦和戰鬥機，出動了最昂貴的武器和導彈，讓美國的壟斷軍火財團賺大錢。特朗普整個戰略構思，基本上是抄襲了里根時代冷戰的策略，對俄羅斯，推動了實力地位，對俄羅斯，推動了實力地位，對俄羅斯，推動了實力地位。

蘇聯時期，里根的軍事競賽策略，使得蘇聯的勃列日涅夫與美國進行一場星球武器大戰，結果蘇聯民窮財盡，經濟垮下來了，國家也滅亡了。普京上台之後，總結了血的教訓，和美國進行軍事競賽，採取了巧實力的政策，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所以絕不與美國硬拚，而是採取不對稱的對抗政策，刀仔鋸大樹，少投入，取實效，消耗美國的國力，讓蠻牛型的特朗普最終走向失敗。特朗普目前已經把美國的車費猛增到每年七千億美元，這個規模並非美國經濟實力所能承擔。特朗普要威水，為了面子，多少金錢都可以砸下去，不計後果，這正是特朗普已經暴露無遺的性格弱點。

普京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伊朗、土耳其，都採取了代理人的戰略，讓特朗普採取攻勢，然後吸住他，讓他不能脫身，讓他不能撤退軍隊，成為了一個打仗打不贏而且蝕大本的歷史性的傻瓜總統。

俄羅斯最近舉行勝利日閱兵，展出了一批機器人和電子作戰的武器。俄羅斯宣佈說，這些武器已經上了戰場，取得了極佳的效果。其中有兩種機器人士兵，「天王星-6」、「天王星-9」，前者用於排除地雷，後者用於遠程偵察及為士兵提供掩護和火力支援。作戰機器走近了美國的部隊和美國支持的反敘利亞部隊的基地附近，精準地記錄了他們的火力攻擊點，以及

通信系統、雷達電波，進入了俄羅斯作戰的電腦伺服器之內，計算好了他們射擊的彈跡軌道。然後出其不意，進行引導導彈攻擊或者空中戰機的攻擊，使用很少的彈藥，就解決了對手。

「希比內（Khibiny）」是俄羅斯的飛機保護性的雷達。安裝在飛機的機翼末端，使其免受所有現代化防空工具和敵方戰機的攻擊。機組人員發出遭受導彈攻擊預警後，「希比內」系統啟動並用「雷達保護罩」，對方的導彈得到引導，無法擊中飛機，而是向旁邊飛走。

「莫斯科-1（Moskva-1）」是一種先進的雷達定位系統，對手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電波，「莫斯科-1」系統甚至能區別目標的類型，並準確無誤地判斷其屬於導彈還是飛機。這一重要信息被立即傳送到指揮所，操作員據此作出是否摧毀目標的決定。「莫斯科-1」系統還能幫助防空系統瞄準目標，使其不用打開自身雷達，從而對敵人炮火一直保持隱身。

「克拉蘇哈-2（Krasukha-2）」保護和隱蔽防空工具及地面設施，這種武器的作用是誤導對手的衛星定位系統，這種武器可以使目標移動前方十公里，美軍的操縱系統可以清楚地看到導彈準確擊中目標，實際上導彈擊中了前面的沼澤或者湖泊之中，根本就沒有爆炸。結果俄羅斯可以俘虜了美國的巡艦導彈，研究美國的最新電子科技的制度安排，上百億的研究費，因此泡湯了。美國兩年來連續兩次大規模地轟擊敘利亞的軍事基地，而且出動了戰略性潛艇，發射出潛艇戰斧導彈，這種技術俄羅斯是沒有的。

結果，經過了電子戰，美國的新式導彈擊中了不少沒有人的建築物。一個敘利亞的士兵也沒有傷亡，平民也沒有傷亡。美國歡天喜地說打了勝仗。敘利亞則說，他們攔截了美國半數的新式導彈。

演藝

小碟

原創歌曲和原創劇

上星期我在本欄談及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多盛極一時的粵語時代曲，其實都是由歐美日等不同的國家早已流行的歌曲填上中文歌詞改編而成。這種做法是很安全的，因為這些歌曲在原產地已經經過市場的測試，證明是可以成功的。

反之，原創歌曲便有一個危險。因為它不一定會為市場或聽眾受落。每一首原創歌曲都要面對嚴峻的競爭和難以預測的問題。有的會順利過關，受大眾歡迎；有的則可能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一閃即逝，甚至在沒有機會發出任何光芒之前便已石沉大海，永不超生。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到的都是前者，後者只是一將功成的枯葉萬骨。所以，很多人都會問為何香港現時的歌曲不好聽。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當人人都以自己的創作為榮時，聽眾只好聽他們的原創。這些原創歌曲當然有好有不好，但我們卻要接收所有創作。換句話說，我們是當了第一層的評審，好的壞的都先入我們的耳中。當一

百首原創歌曲只有數首是上佳之作，而我們卻聽了大部分都是中下之選，自然會產生「現時的歌曲不好聽」的印象。

原來我這個論調放在本土原創劇之上也同樣有效。我最近與一位舞台劇前輩聊天，她說她不要演出原創劇，只愛演翻譯劇的角色。她的理由是因為一個原創劇在首次演出時，實在有太多未知之數。她不知道怎樣將一堆只是文字劇本變成呈現在舞台上的演出會是如何情況，亦無法估計出來的效果會是什麼。所以，要她演原創劇，令她覺得風險重重，如履薄冰。即使她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演員，也不敢隨意接受這種令她覺得很不安全的挑戰。

相反，她認為翻譯劇已經有前人演出，經過不少戲劇人的經驗的累積。當它來到香港，有人願意演出此劇的話，表示此劇是經得起考驗，值得一演再演。這種劇本就像能在外國流行的歌曲一樣，已經經過外國市場的淘汰賽的洗禮，亦是被外國的觀眾加以肯定。優秀的

劇本和在外國被創作人製作出一個令香港劇團有興趣演繹的舞台劇，不就是令本地演出可以較容易成功的重要元素嗎？

有了這種基礎，前輩說會令她信心大增。一方面，她相信她將會演出的製作是會成功的，因為有例可證；另一方面，她有足夠的資料供她參考前人的演繹和導演的手法。即是說，她在演出前，已經大概知道該劇呈現在香港舞台時會是何等光景，她站在舞台上又會是什麼模樣。對她來說，演繹一個早已被外國劇壇肯定的劇本會令她胸有成竹，而這種信心會令她有更佳演出水準。反之，要她像唱原創歌曲的歌手一樣，以第一身演繹令她毫無頭緒，疑慮頻生的劇本，她認為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即使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到頭來也可能因為劇本、導演，甚至舞台設計出現問題，而令演出變成我剛才所說的一百首原創歌曲中失敗的九十多首，從此被長埋，浪費台前幕後眾人的心血和精神。